



大湘西

系列作品集

李康学 著

第四卷

· 孤岛沉冤

· 至善者之歌

· 湘西三大压寨夫人的婚姻故事

· 走过雪山草地

· 话说湘西土匪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湘西 系列作品集

第四卷 孤島沉冤·至善者之歌·湘西三大压寨夫人的婚姻故事
走过雪山草地·话说湘西土匪

李康学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长篇小说·孤岛沉冤	1
第一章 洪湖枪声	/ 3
第二章 神秘的分局书记	/ 11
第三章 智贩军火走汉口	/ 19
第四章 洞庭湖的噩耗	/ 26
第五章 十万火急战水灾	/ 30
第六章 虎口劫粮	/ 34
第七章 巧捉美国船长贝克	/ 39
第八章 迎三军顺利会师刘猴集	/ 44
第九章 一纸训令起波澜	/ 51
第十章 调和的省委扩大会议	/ 59
第十一章 “官司”打入上海滩	/ 64
第十二章 党代会的风波	/ 72
第十三章 桂花之恋	/ 78
第十四章 文家墩之战	/ 83
第十五章 美人计与肃反动员大会	/ 88
第十六章 激战小里潭	/ 95
第十七章 杨国茂之死	/ 102
第十八章 株连无辜	/ 112
第十九章 秘密处决	/ 118
第二十章 碧血董家凹	/ 124
第二十一章 “魔窟”里的呻吟	/ 128
第二十二章 奇怪的肃反论	/ 132

第二十三章 火线肃反	/ 137
第二十四章 失陷前夕	/ 141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死囚	/ 146
第二十六章 尾声	/ 149
后 记	/ 152
第二部 人物传记·至善者之歌	153
第一章 水有源头树有根	/ 155
第二章 初出茅庐显身手	/ 161
第三章 流泪的红蜡烛	/ 166
第四章 在洞口村的日子	/ 171
第五章 回马洛的奇迹	/ 177
第六章 甘当送“字”娘娘	/ 186
第七章 老黄牛也有犟脾气	/ 191
第八章 “牛蛙”与“长寿瓜”	/ 197
第九章 “弥勒佛”转生了	/ 207
第十章 没有结尾的尾声	/ 217
第三部 纪实文学	221
湘西三大压寨夫人的婚姻故事	/ 223
贺龙叫他“砍不死的疤耳朵”	
——记老红军贾林清的传奇故事	/ 241
第四部 报告文学·走过雪山草地	245
第一章 逆水入川	/ 247
一、行程选择	/ 247
二、船过三峡	/ 248
三、歌乐山下	/ 248
四、成都一日	/ 249
第二章 攀枝花的火焰	/ 251
五、西昌、凉山印象	/ 251
六、阳光下的攀枝花	/ 252
七、夜宿丽江	/ 253
第三章 进入香格里拉	/ 255
八、迷人的中旬	/ 255

九、参观归化寺	/ 257
十、美丽的纳西草滩	/ 259
第四章 难忘乡城	/ 261
十一、高山上的杜鹃花	/ 261
十二、危崖抢险	/ 262
十三、在藏民家做客	/ 263
十四、朝圣之歌	/ 264
第五章 从理塘到康定	/ 267
十五、到达世界第二高城	/ 267
十六、虫草世界	/ 268
十七、涛声不绝打箭炉	/ 269
第六章 徘徊炉霍	/ 272
十八、走过泸定桥	/ 272
十九、车阻康定城	/ 273
二十、甘孜拜活佛	/ 274
二十一、地震后的炉霍	/ 276
第七章 遭遇车祸	/ 278
二十二、大渡河翻车	/ 278
二十三、色达之夜	/ 280
二十四、马尔康记	/ 282
二十五、游览卓尔基	/ 282
第八章 从若尔盖到哈达铺	/ 284
二十六、草原明珠若尔盖	/ 284
二十七、红军战士罗永佑的故事	/ 285
二十八、进入岷县	/ 286
二十九、哈达铺记	/ 287
三十、在回归的列车上	/ 289
第五部 话说湘西土匪	291
第一章 概述	/ 293
第一节 关于湘西土匪含义的界定	/ 293
第二节 湘西土匪生存环境分析	/ 296
第三节 如何认识和看待湘西土匪	/ 299
第二章 湘西土匪的起源	/ 301
第一节 蚩尤时的“南蛮”和乾嘉时的“苗匪”	/ 301

第二节	东汉时的“五溪蛮”和明初时的“贼寇”	/ 303
第三节	近代湘西“棒棒客”的诞生	/ 307
第三章	湘西土匪的发展和蔓延	/ 309
第一节	民国初期湘西土匪的形成	/ 309
第二节	军阀混战给湘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 312
第三节	湘西众多匪股的产生	/ 314
第四节	湘西土匪的强悍与柔情	/ 316
第四章	湘西土匪的组织形式	/ 318
第一节	三种主要组织方式	/ 318
第二节	湘西土匪与帮会的关系	/ 320
第三节	湘西土匪与神兵的关系	/ 322
第五章	湘西土匪的纪律	/ 326
第一节	湘西土匪信奉“盗亦有道”	/ 326
第二节	湘西土匪的黑话与禁忌	/ 328
第三节	湘西土匪违规的界定与惩罚	/ 330
第六章	湘西土匪的危害	/ 333
第一节	惯用伎俩之“吊肥羊”与“捉码子”	/ 333
第二节	明目张胆之设卡抽税与派捐	/ 335
第三节	赤裸犯罪之烧杀掳抢与奸淫	/ 336
第七章	国民党对湘西土匪的军事围剿和收编	/ 339
第一节	陈渠珍的剿匪与安抚	/ 339
第二节	傅仲芳的剿匪与安抚	/ 341
第三节	白崇禧与宋希濂的湘西收编	/ 343
第八章	解放军对湘西土匪的围剿	/ 346
第一节	解放军剿匪的策略和战绩	/ 346
第二节	“湘西土匪”部分被编入朝作战	/ 348
第三节	湘西最后一个土匪的覆灭	/ 351
	主要参考文献:	/ 353

第六部 附录·部分书评选 355

历史的\人文的\自然的大湘西

——评介图文版《大湘西演义》

姚晓丹 / 357

大湘西的历史画卷

——浅谈李康学长篇纪实小说《大湘西演义》

刘晓平 / 359

《大湘西演义》背后的故事

赵杰 / 361

传播大湘西文化的力作	
——评李康学的《大湘西演义》	唐莉敏 / 364
解读湘西的一种方式	甘锦华 / 369
另类解读“压寨夫人”	
——兼评《大湘西匪殇》中的绿林美人们	于玉莲 / 371
大湘西土家文化的绚丽画卷	
——解读历史小说《大湘西土司》	戴楚洲 / 373
历史的、民族的、人文的大湘西	章代伦 / 376
大湘西历史文明的众生相	
——兼评民族出版社版《大湘西写真集》丛书	章代伦 / 379
个人荣耀与民族苦难	
——读李康学《传奇张家界》	章新菊 / 381
难忘那尘封的历史	
——读李康学《烽火南长城》	邓 婕 / 383
一部引人入神的佳作	
——读《走玩大湘西》有感	章 葛 / 385
我读《走玩大湘西》	宋梅花 / 387
奇文共赏妙趣横生	
——浅谈《传奇张家界》	章 葛 / 389
大湘西你在哪里???	
——大湘西系列作品编后记	章代伦 / 391
重拾山寨中的历史传奇	孙 姪 / 394
无事溪畔聊《野火》	
——访作家李康学	涂 丹 / 396
湘鄂边游击队之歌	
——评李康学新作《野火》	章代伦 / 398



第四卷第一部 长篇小说·孤岛沉冤



内容简介

本书是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洪湖革命根据地内部肃反斗争的长篇纪实性小说。

留苏归来的中共党员潘桐、董晓夫妇，进入洪湖的第一天起，就无形中受到王明左倾线的排斥打击。在艰难激烈的对敌斗争中，革命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分歧。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九师远征归来后，为推脱江南失守责任，首先对万涛实行打击。接着，在湘鄂西四次党代会后，又以“天汉肃反”为导火索，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胡慎已、戴君实、万涛、彭国材、张昆弟、柳克明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者相继被害。数千上万的革命群众也无辜受到牵连，潘桐、董晓夫妇也未能幸免于难，洪湖革命根据地最后陷人敌手，在红三军被迫撤退的西征路上，夏曦还未觉醒，他宣布肃反还要继续开展下去……作品反映的左倾路线对革命带来危害的教训尤其发人深省。

这部小说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上做了细致的艺术加工，全书情节曲折，故事动人，可读性强，是一部即具史料性又有艺术性的文学佳品。

第一章 洪湖枪声

清晨，微风轻拂，湿露沾衣。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冉冉升起。此时，在浩瀚无垠的洪湖上，只见波光荡漾，景色绮丽：青的芦苇，绿的树林，灰的村庄农舍，在湖中映出重重倒影。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有野鸭游来飞去，使得这四月的洪湖春光，充满了一种醉人的清新气息。

刚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共党员潘栩和妻子董晓，就在这样一个早晨开始了进入洪湖的征程。奉命来迎接他俩的是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长彭国材和交通员瞿宏志。四个人天未亮即乘乌篷船从长江进入洪湖，到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这只小船已航行到了去瞿家湾的半途中了。

“洪湖的景色真美呀！”留着分头，戴着眼镜，穿着一身灰色西服的潘栩，一路上赞不绝口地对妻子说，“董晓，这里不愧是鱼米之乡，比我家乡苏州还好看哩！”

“是吗？”剪头短发，穿着薄绸旗袍，打扮得像新娘一般的董晓应声笑道，“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想不到我们的洪湖，胜过了你的家乡！”

“这里的景色更秀更美！”潘栩又评价道，“苏杭好比是温室里的花朵，是文人学士达官贵人捧出的名声，而这洪湖，才是真正未被发现的水上明珠呀！”

“你说得非常对！穿着一身土布便衣，身体黝黑壮实的彭国材接过话道，“洪湖是我们的命根子；它的秀野之美肯定超过苏杭！”

“董晓，你家乡在洪湖什么地方？”正摇双桨划船的交通员瞿宏志插话问。

“我的家乡在天汉，准确地说，我还算不得洪湖人！”

“嗨，你是天汉人，和洪湖还隔得远呀！”彭国材又道，“你们夫妇还未回去拜双亲吧？”

“是呀，我们是在莫斯科结的婚，她家里人还不知道哩。”潘栩答道，“这次来了洪湖，隔家近了，一定要回去看看。”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彭国材问董晓。

“还有父母和哥嫂。”

“那应该回去看看。”彭国材说罢又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才2个多月，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

“唉呀，那还是新婚夫妇。”彭国材笑着侃道，“你们当初是怎么结识恋爱的？能不能

给我们说说，也谈点经验嘛！”

“唉唷，这得问他！是他追我哩！”董晓眠嘴笑道。

“我们的恋爱源于一条小湖中的遭遇。”潘栩一本正经的叙说道，“在莫斯科时，我们都到中山大学读书。有个夏天，我们几位同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条河游泳，董晓游了一会，忽然身上抽筋动不得，是我上前帮她一把才泅上岸。此后我们就相识恋爱了。这叫有缘分呀！”

“嘿，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段英雄救美人的奇遇。真是缘分，值得祝贺。”彭国材又嘻嘻笑道，“现在你们双双来洪湖，可以比翼齐飞了。”

“是啊！”潘栩又道，“我们志同道合，就是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现在去洪湖，还不知这里的环境如何？”

“环境险哩！”彭国材道，“洪湖苏区的四面都有敌人，红三军主力又至今未回。不过，眼下敌人的围剿刚被打破，根据地正在巩固扩大。将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对，我们要坚定信心，无论环境怎样险恶，也要把革命坚持下去。”

几个人一面叙谈，一面划船前行。不一会，乌蓬船驶进了鹦鹉洲附近的水面。

“喂，你们看那些人在干什么？”交通员瞿宏志忽然叫道。四个人一起睁大了眼睛向远处望去，只见千米之外的鹦鹉洲头祠堂边，有数百人聚集在一起，人们高声喧闹叫嚷着，不知出了什么事。

“走，近前去看看！”彭国材划着双桨，把小船朝鹦鹉洲开去。

鹦鹉洲头，宽阔的青草滩边，无数的人群正朝一栋破旧的祠堂涌去。祠堂内正殿里敬列着邹家列宗列祖的神牌。

威风凛凛的族长邹耀生，穿着一件青布长袍，端坐在香案旁的一把太师椅上。几个手执木棍的打手，分列在他的左右。

“把败坏家规的伍桂花押上来！”

随着族长一声断喝，几位彪形大汉将五花大绑的一位少妇押上了前来。

“跪下！”一位戴瓜皮帽的老头嚷叫着。这老人是伍桂花的公爹邹家仁，今天的邹家族会，就是族长应他的要求来召开的。

伍桂花没有向祖宗神牌跪，却朝族长下了跪。

“伍桂花，我问你……”族长翘着胡子瞪着眼睛喝道，“你近几个月有家不归跑哪去了！”

“我去乡里参加了妇女会，帮红军做事去了！”伍桂花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一个妇道人家，不经家里人允许，胡朝外跑，成何体统？今天可要整你的家规！”

“我是他邹家不要的人，我丈夫邹南生沾花惹草，他跑到公安找了别的女人成了家，你们怎么不整他的家规，反而要整我？”

“不许你狡辩！你是个妇人家，就要遵守妇道。”族长又威严地说。

“我是帮红军做事去了，你们不能惩罚我！”

“不管你去干什么，走出了家门，不守妇道，就要整你！”

“红军知道了，会饶不了你们的！”

“哼，今天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族长说罢挥手起身道，“走，把她押到鹭丝潭沉了！”

一行人便押着伍桂花向祠堂外的鹭丝潭走去。无数的村民百姓乱哄哄跟在后面看热闹。

来到鹭丝潭边，几位汉子将一块石板用绳索套住系在伍桂花背上，然后拖住她，准备将其抛下湖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半空中忽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众人霎时都怔住了。原来，瞿宏志四人这时摇着小船赶到了。彭国材拔枪飞步跳上岸来。口里大喝道：“住手！你们为何杀这女子？”

“你是谁？管什么闲事？”在一旁监督押阵的族长邹耀生，强作镇静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问。

“我是彭国材。”

“啊。彭国材！”围观的众人听了这名字，都噻声惊讶。在这方圆数百里的洪湖，曾当过洪湖游击队长的彭国材，谁个不晓！这几年来，他领导的游击队神出鬼没，杀得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眼下，邹耀生在惊骇之中，赶紧陪着笑脸道：“彭队长，有失远迎，你来敝村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你们绑了这女子要干什么？”

“啊，你问这事……”邹耀生转着眼珠忙解释道，“她是我们族里邹家仁家的媳妇，因为不守妇道，我们族里要整她的家规！”

“你是族长吗？叫什么名字？”

“是，我是族长，我叫邹耀生。”

“那我问你，这女子干了何事没守妇道？”

“她跑出去几个月没归屋，肯定没好事？”

“不，我是给红军做事去了！”伍桂花反驳说，“彭队长。我到乡里参加了妇女会组织。因为我男人离家出走到公安县另找女人成了家，我才跑出家门的。昨日我回来取东西，却被公爹告发，才治我的家规！”

“好哇，你们敢以给红军做事来治她罪？”彭国材把枪口对着邹耀生道，“你这个族长是地富反革命吧？我一枪毙了你！”

“饶命！饶命！”

邹耀生脑门沁出汗珠，他吓唬一声跪下地道：“我不是地富反革命，我家是贫农。不信你问他们。”

“那你是怎么当上族长的？”

“我的辈份大。村里人选我当的。”邹耀生又道，“我的外甥也在你们苏维埃做事。看在他的份上，饶了我吧！”

“你外甥是谁?”

“麻武!我是他的舅舅。”

这麻武在监利县苏维埃当主席,地方上谁都知道。彭国材想了想道:“好吧,看在麻武的份上,就饶了你。但你再为非作恶,就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彭国材点着枪口又对族长道:“快放了她吧!”

“是!是!快给伍桂花松绑!”邹耀生急忙叫着。几位汉子就把桂花的绳子解了。

伍桂花当即又对彭国材道:“彭队长,让我跟你们走吧,这里我呆不下去了,我要去参加红军!”

彭国材点头应允道:“行,你上船,咱们一同走!”

伍桂花便上了乌蓬船,彭国材临行又教训了族长几句,然后从容登上船离开了鸚鵡洲。岸上围观的众人眼睁睁见彭国材把伍桂花救走了,谁也不敢阻拦。

乌蓬船继续向瞿家湾方向划去。来到湖中心,潘栩很敬佩地对彭国材道:“彭局长,你今天单枪匹马把那么多人都镇住了,真不简单!”

“不算啥,不算啥!”彭国材道,“这一带村子的情况我都熟悉,这里是红白交界的地方,村里没有党组织,族长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他手里没有枪,家里也不富裕,不是死硬反革命,所以我吓得住他们!”

“今天多亏你们来,不然我早喂了鱼!”伍桂花感激地说。

“你说在乡里参加了妇女会,是怎么回事?”彭国材问。

“我几个月前跑出家门,想参加红军。是乡苏维埃张主席劝我留下来,让我参加了县妇女培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然后派我回乡当了妇女主任。我这次回来取衣物,想不到被我公爹扣住了,要整我的家规。”伍桂花激动地说,“我已经豁出去了,要与这封建家族决裂。”

“你干脆调到省苏维埃来工作吧,不要回乡里了!”彭国材说。

“能调我去吗?那太好了!”伍桂花觉得十分高兴。

“你是党员吗?”

“是的!”伍桂花点点头。

“那行,回头我跟万涛同志建议一下,看能否调你到省妇联来,他是管组织工作的!”彭国材关心地说:“现在省苏各部门都缺人手哩!”

“对,把她调上来,我们也有个伴。”董晓也很关心地说,“桂花同志,你会认字吗?”

“我小时读过两年私塾,认得些字,但文化不高。”

“那太好了,能识得字就好办。文化可以提高的。”

大家一路兴奋地谈着,前面不觉有只渔船飞快驶来。那渔船上坐着10余人,为首一穿布衣长袍戴博士帽者是原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

两只船靠近后,彼此都停止了划桨。

彭国材首先招呼说:“周书记,你们这是朝那去?”

“我要到江南去工作，你把中央派来的同志接回了吗？”

“接回了，这两位就是！”彭国材指着潘栩和董晓，向周逸群作了介绍。接着，又对潘栩董晓说，“这是我们湘鄂西的老特委书记周逸群。”

“啊，久闻你的大名！”潘栩激动地招呼说，“周书记，想不到在这里与你巧遇。你说要去江南工作，那临时省委的工作谁来主持？”

“省委有人领导，新来的夏曦同志已作了安排。”周逸群解释说。

“我想不通，中央分局为何不安排你在省委工作，却派你到江南去？”彭国材疑惑地问。

“这是革命需要！你别考虑那么多了！”周逸群坦然地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定哩！江南根据地发展起来了，我就会回来！”周逸群又神情凝重地说，“你们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好，再见了！周书记，祝你一路平安！”彭国材依依不舍地说着，大家相互挥手，彼此告别。

两只小船随即分开，各自向相反方向划去。

彭国材和潘栩一行人又经几小时划行，远处便隐约望见一块隆起的陆地。那里有房屋，有树林，还有袅袅而升的炊烟。瞿宏志提醒众人说：“瞿家湾快到了！”

“啊，那就是瞿家湾么？”潘栩目不转睛地看着说，“这地方像个孤岛！”

“是像个孤岛哩！”彭国材介绍说，“瞿家湾四面环水，其中三面临湖，一面临内荆河。像这样的地理位置比较隐蔽又容易防御，所以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设在这里。”

“嗯，不错。这样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苏区首脑机关选在这里是很恰当的！”潘栩大加赞叹道。

“敌人来个把团没奈何哩。”交通员瞿宏志又说，“这里进出有几道岗哨，检查也很严密。”

“好。这样设防才安全嘛！”

几个人如此谈着，瞿家湾就抵近前了。瞿宏志将船系在岸边柳树下，自回住所休息去了。彭国材领着潘栩等人穿过两道岗哨检查，就来到了小镇上。此时天近傍晚，但镇上的人还很多，其中许多人是穿灰布军装的红军。他们都戴着八角帽，还有些拿着梭镖的儿童团员和赤卫队员在街上雄赳赳地走着。小镇的街道很窄，两旁的建筑都是灰色的土砖房。一般建有二层，顶上一色飞檐翘角，上面雕龙刻凤，显得古色古香。每栋房子和门上方都写有商号名。“恒顺”、“天成”、“隆胜”、“广元”……等等。这些商号的铺面大都关闭着，里面的房子驻扎着湘鄂西临时省委和苏维埃省政府的各个机关。如省军委、省总工会、省邮电局、列宁学校、《红旗》周刊、《工农日报》社、省保卫局等等，另有一个警卫团的人员分别驻扎在小镇四周。保卫着省府机关的安令。

从瞿家湾的面积看，这地方并不大，但设在这里的“红色省府”所管辖的地域却十分

广阔，它包括湘鄂边、襄北以及在白区的宜昌及洞庭湖特区。其中，省苏维埃直辖的地城就有江陵、沔阳、天汉、潜江、应城、云梦、孝感、京山、钟祥，荆门、当阳、江南（包括石首、华容）等十多个苏维埃县区，整个根据地人口多达三百余万。

在这个红色省府的街上穿行了一会，彭国材带着潘栩三人来到了正街北侧的一栋房子前，这里有哨兵站岗。彭国材手指大门内说：“这里就是临时省委！”说罢，与站岗的哨兵打过招呼，即引3人到了院内一间办公室。那办公室内摆着两张八仙桌，其中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位身材瘦高穿青布便衣的年青男人。他原是湘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

“万书记。”彭国材进门就招呼说，“中央派的同志接回来了。”

“啊，欢迎！非常欢迎！”万涛忙站身与大家一一握手。

彭国材将潘栩和董晓先作了介绍，然后又指着伍桂花说：“这位姑娘是监利县的党员妇女干部，叫伍桂花。”

万涛对伍桂花打量了一下道：“嗯，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伍桂花嫣然一笑道：“我到监利县苏维埃参加妇女培训班学习。有次你来监利，到我们培训班讲过课！”

“对，对。我想起来了！”万涛一拍脑门道，“有那么回事，那还是2个多月前吧？怎么，你现在早分配工作了吧？”

“她在一个乡里当妇女主任。”彭国材替她作回答，接着将伍桂花回家遇险的情况叙说了一下，最后对万涛道：“我看她已不适宜在本乡工作，所以将她带到省苏来，你是否考虑把她调进省妇联来工作？”

“行，等会我们常委研究一下。”万涛点头答允。

谈过伍桂花的事，万涛又对潘栩夫妇道：“你们二位远道而来，一路上辛苦了！”

“不算什么！”潘栩兴奋地说，“我们一到苏区，就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到底是革命根据地，气氛真不同！”

“现在革命的形势。全国都在高涨嘛！”万涛又道，“你们夫妇从苏联归来，俄国的情况怎样，一定知道很详细吧？”

“知道！”潘栩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巨大成绩，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反革命的阴谋颠覆活动一个个都被粉碎了。劳动人民在那里成了真正的主人！要不了多久，那个国家会实现共产主义的！”

“真不简单，中国革命能像俄国那样快速取得成功就好了。”

“会的，我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一定会到来的。”潘栩又道：“中国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是在不断壮大吗？我和董晓在俄国的时候，就想早日回到国内，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来，现在中央批准派我们来了，还请省委和中央分局快给我们安排工作！”

“会安排的！你们别急，先休息一下把！”万涛说罢，忽又问道，“你俩的介绍信带来了没？”

“哦，带来了。”潘栩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封封着口的介绍信递给万涛。

万涛接过信，一面拆一面又问：“潘栩同志，你今年多大了？”

“27。”

“1904年的吗？”

“是呀！”

“这么说你和我是老庚啦！”

“唉呀，你和我是同岁老庚。真是难得。”潘栩也很高兴。

万涛又问：“董晓，你多大了？”

“25。”

“好年轻！”

“比不得你呀！你27岁就当了省委常委，还任过特委副书记，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大名！”

“那里，这不算什么！你们看中央的王明，也和我们同岁，现在成了中央的头头。这才叫年轻。”

万涛说到这里，手里已将信撕开，他的两眼往介绍信上扫了几眼，脸上的神色忽然凝住了。

董晓见状忙问：“怎么，介绍信有什么问题吗？”

“嘿，潘栩同志，这介绍信给你注上了一条尾巴呀！这是怎么回事？”

潘栩因为介绍信封着，一直不知里面写的什么内容。现在他拿过一看。只见上面除了介绍他和董晓的基本情况外，在信的下角还特别注明了一句话：“潘栩同志系托陈取消派。”

看到这后面的那一句话，潘栩顿时怔怔地呆住了。托陈取消派，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派别。他万没有想到，中央为何会在介绍信上批这么一句话呢？他又何曾参加过托陈取消派？

一定有什么人捣了鬼。潘栩心里愤慨地想着，同时申辩说：“我根本就没参加什么托洛茨基派，更不是什么陈独秀派！”

“这可是中央开的介绍信呀！”万涛道。

“想不到我们党内总有些人在背后整人。”潘栩又愤然道，“为什么我在上海没人当面给我指出，这不是有鬼吗？”

“算了！算了！不管介绍信怎么写，好好工作才重要。”万涛劝慰道，“我看你们先住下来，现在去吃晚餐，明日我再带你们去见夏曦同志。你们分配工作的事，还要等他最后拍板。”

“也行！”

潘栩快快答允着。先前一路来的兴奋心情，因了这介绍信上的一句话，陡然间变得低落了。万涛感觉到二人的情绪变化，一面好言安慰，一面派人到伙房安排了伙食，大家一起吃了晚餐。

餐毕，潘栩夫妇被安排到省委旁边一个姓黄的孤老婆子家住下了，黄老太婆是个红军家属，儿子在红三军当一个连长，家里只剩她一人。伍桂花则被安置到省妇联内住了下来。当晚，潘栩夫妇新来乍到，俩人都觉忧多于喜。因介绍信的事，俩人都有些不乐。夜深了，四周万籁俱寂。董晓和潘栩在油灯下仍在小声交谈。潘栩说：“你猜那介绍信上写那句话的人是谁？我猜一定是王明！”

“为什么是他？”

“他当年和我结过私仇，你忘了吗？”

董晓经他这一提醒，便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那是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学生主席的王明，曾竭力拉拢几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优秀工人，这几位工人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性情耿直，看不惯王明的飞扬跋扈和拉小宗派的投机钻营作风，就拒绝了王明的拉拢。王明为此恼羞成怒，扬言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并逐出学校。潘栩对王明的所作所为很愤慨，就和那几位工人一道向联共监委揭发了王明的行为。从此王明和潘栩之间便存了芥蒂。王明后来追随米夫青云直上，回到国内当了党的政治局常委，又主持了中央工作。这次潘栩和董晓被派回国后，王明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这介绍上注明是“托陈取消派”，若不是他的指示，谁还会这样写呢？

董晓知道这段历史，因潘栩当年将此事告诉过她。但现在王明是全党的最高领导，他要报复又有什么办法？董晓便只好劝慰潘栩道：“这事你装着不知道算了。我相信以后组织上对此会做出公正结论！”

“你不知道，介绍信上这样写出了，我就背上了黑锅。来这里谁还会信任，夏曦明日知道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看法呢。”

“不管那么多吧，我想我们只要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多做工作，组织上就会信任我们。”

董晓说到这里，就解衣上床休息了。因为连日的奔波劳累，她倒下便睡着了。潘栩躺上床去，却久久未能入眠。